

矛盾形象背後的勸諫意圖—— 漢成帝與〈折檻圖〉

■ 林宛儒

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〈折檻圖〉為帝王接納臣下諫言的故事，不過相較於傳統勸諫故事旨在展現理想君主的聖賢行為，藉此教育帝王「見賢思齊」，〈折檻圖〉中的漢成帝（西元前 33- 前 7 年在位）卻被塑造成帶有草莽之氣，其坐姿與表情充滿威脅感，與常見的帝王圖像表現背道而馳。本文分析關於漢成帝的文獻與圖像資料，既揭示圖像中漢成帝形象向負面傾斜的「扁平化」現象，又指出這種處理可能是出人意料的表達方式：即使是看似粗俗的君主，也能接納異見，從而達成更強烈的教育效果。

本院收藏的〈折檻圖〉（圖 1）、〈卻坐圖〉（圖 2）均為描繪臣子進諫、皇帝聽從的漢代故事畫。¹ 在文獻中，這類場景講述了皇帝在聽到逆耳的建言時，從震怒到接納的轉折，體現出理想中的勸諫效果。因此在圖像中，畫面重心除了臣子的直言進諫，還包括了皇帝聽諫的神態。然而兩幅作品中的皇帝形象對比鮮明，〈卻坐圖〉（圖 3）中漢文帝（西元前 179-157 年在位）端坐威嚴，表情肅穆，微微前傾以示聽諫；〈折檻圖〉（圖 4）裡的漢成帝卻怒不可遏，並以帶有侵略性和威脅感的盤踞坐姿示人。其中漢成帝「不似人君」的生動形象，值得進一步分析。

關於君王形象的繪製，宋代郭若虛（活動於十一世紀）《圖畫見聞誌·敘製作楷模》有這樣的總結：「大率圖畫，風力氣韻，固在當人。其如種種之要，不可不察也。畫人物者必分貴賤氣貌、朝代衣冠……帝王當崇上聖天日之表……恭驚愉慘，又在其間矣。」²

大抵來說，畫家畫人物需注意的要點包括必須區分貴賤身份、面貌氣質，並按時代還原服飾，而人物的恭敬、驕傲、愉悅、悲慘，這些情態也應在畫中有所體現。繪製皇帝時，則需著重表現其如日月般崇高的尊貴氣度。

從〈折檻圖〉中情節的緊湊與張力上來看，畫家對細節的掌握、表現無疑十分精湛。人物形象上，畫中的漢成帝，坐在扶手椅上，聳肩拱背，怒氣明顯，目光凝視著右側，眉毛揚起、嘴角緊閉下壓，面部肌肉緊繃，鼻翼皺起，連結臉頰間的紋理變得深刻。身體重心隨著靠在扶手的右肘偏向右邊，一腿盤起，身體略微前傾，左手掌按壓在大腿上，整個身體姿態傳遞著情緒的壓抑。衝突場面中，朱雲則被侍衛二人環抱，不願離開的朱雲左臂勾住欄杆，面容充滿掙扎，嘴巴張開、眉頭緊鎖、鼻孔因為用力而擴張，整個臉部十分緊張、用力。左腿略微彎曲，身體重心後傾而使鞋尖微抬，朱雲奮力抗拒、穩住自己，但雙腿已被推



圖1 宋人 折檻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181



圖2 宋人 卻坐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182

離原位。雖然未畫出後方衛士的身軀，但見他左腳尖朝外，腳步穩定，雙手緊扣朱雲肩膀，視線上看，略為噁嘴，指節因過度施力而凹折，顯示出抓握的力度。前方衛士整個身體因向左拉扯而使左肩突出，他雙腳張開，左腳尖朝外，形成強而有力的牽引力量。腰間金屬環扣上掛著兵器，觀者亦可想見隨著三人激烈地拉扯而撞擊出聲響。場景上，雖然將故事背景從文本中的殿堂置換為花園，另於畫中安排著黑色袍

服的官員及環抱寶劍的女官，意欲與漢承秦制，而秦朝尚黑以及《漢書》紀載朱雲向漢成帝請求的「尚方斬馬劍」的概念連結，使畫面所繪故實的辨認度更加穩固。然而，為何在這個希望引發「見賢思齊」的道德故事中，最終接納建言的漢成帝並未呈現賢君的威儀，反而被塑造成帶著草莽氣息的形象？儘管這樣的勸諫畫不屬於典型帝王肖像，其特異表現風格卻引人深思。



圖3 宋人 卻坐圖 局部



圖4 宋人 折檻圖 局部

文獻中的漢成帝

史書「本紀」紀錄當朝重大事件，描述帝王政事與興衰。在《漢書·成帝本紀》中，班彪（3-54）贊曰：

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，父子昆弟侍帷幄，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，升車正立，不內顧，不疾言，不親指，臨朝淵嘿，尊嚴若神，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！博覽古今，容受直辭。公卿稱職，奏議可述。遭世承平，上下和睦。然湛于酒色，趙氏亂內，外家擅朝，言之可為於邑。建始以來，王氏始執國命，哀、平短祚，莽遂篡位，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！³

家族長期侍奉漢室的班彪，對於漢成帝的總結評論是，他在位前期是個認真的皇帝，談吐與儀態得宜，具備天子風範，他不僅能接納臣下不同看法的意見，百官公卿對朝政的提議、對策都能充分地向皇帝闡述。然而漢成帝後來沉迷於酒色，趙飛燕姊妹入宮，更使後宮亂紀，間接造成外戚王家把持朝政。班彪評述漢成帝的框架為後代沿用，宋代司馬光（1019-1086）《資治通鑑》，或者近代歷史學者呂思勉（1884-1957）《秦漢史》等指標性學者都採取類似的評論角度。⁴

漢成帝較著名的納諫故實為朱雲折檻與班姬辭輦。朱雲折檻約發生在西元前 25 至 20 年，⁵ 班姬辭輦則發生在漢成帝鴻嘉年間（西元前 20

年)之前。《漢書·外戚傳》：

孝成班婕妤，帝初即位選入後宮。……成帝遊於後庭，嘗欲與婕妤同輦載，婕妤辭曰：「觀古圖畫，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，三代末主乃有嬖女，今欲同輦，得無近似之乎？」上善其言而止。太后聞之，喜曰：「古有樊姬，今有班婕妤。」……自鴻嘉後，上稍隆於內寵……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，稀復進見。⁶

班姬辭輦的故事記載，雖然主要是贊揚班婕妤(?-西元前2年)的舉止進退得體，也是正面肯定聽從建議的漢成帝。然而，這一切在進入鴻嘉年之後改變了，漢成帝的關注重心轉向後宮，沉溺於酒色。

關於漢成帝縱樂荒淫的記載，以《漢書·敘傳》最爲生動，經常爲後世引用：

會許皇后廢，班婕妤供養東宮，進侍者李平爲婕妤，而趙飛燕爲皇后，伯遂稱薦……自大將軍薨後，富平、定陵侯張放、淳于長等始愛幸，出爲微行，行則同輿執轡；入侍禁中，設宴飲之會，及趙、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，談笑大噱。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，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。上以伯新起，數目禮之，因顧指畫而問伯：「紂爲無道，至於是虐？」伯對曰：「書云『乃用婦人之言』，何有踞肆於朝？所謂衆惡歸之，不如是之甚者也。」上曰：「苟不若此，此圖何戒？」伯曰：「『沈湎于酒』，微子所以告去也；『式號式譴』，大雅所以流連也。詩書淫亂之戒，其原皆在於酒。」上乃謂然歎曰：「吾久不見班生，今日復聞讜言！」放

等不懌，稍自引起更衣，因罷出。⁷

由上可知，漢成帝後來將照顧班婕妤的侍者封爲婕妤、立趙飛燕(?-西元前1年)爲皇后，寵幸張放(?-西元前7年)、淳于長(?-西元前8年)等人，經常一同外出微服私行，回宮舉行宴會，與趙、李二人一同飲酒作樂。當時漢成帝看到「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」的屏風畫，詢問班伯(約西元前47-前10年)紂王是否真的那麼壞。班伯則向漢成帝說明屏風畫誇大了紂王的罪行，是因爲後人把所有壞事都算在紂王頭上，圖像真正值得鑒戒之處是酗酒過度。

另外，推動漢代宗室劉向(西元前77-前6年)編寫《列女傳》的動機，漢成帝是重要的催化劑。《漢書》紀載劉向看到「趙、衛(按：趙飛燕、衛婕妤)之屬起微賤，逾禮制」編寫《列女傳》八篇「以戒天子」，⁸錢穆(1895-1990)考證指出劉向此書應編成於漢成帝永始元年(西元前16年)，⁹此年也是漢成帝立趙飛燕爲皇后之年。

圖像中的漢成帝

透過歷史文獻的爬梳，可知漢成帝的形象大抵爲前期英明、後期荒淫，並非純然負面。然而後人往往以漢成帝的負面事蹟作爲警示，以明代張居正(1525-1582)的《帝鑑圖說》爲例，該書分爲上下兩篇，分別是〈聖哲芳規〉勵志治國的正面形象和〈狂愚覆轍〉警示失德的負面形象。漢成帝以訥諫的故事「葺檻旌直」以及倒行逆施的「五侯擅權」、「市里微行」、「寵溺飛燕」諸事蹟，收錄其中。分別講述正面事蹟爲接納朱雲進諫；負面事蹟則包括政權旁落外戚王氏、遊樂無度及沉溺於酒色。不管如何，無論是本院所藏《帝鑑圖說》萬曆刻本或

日本宮內廳所藏本，在〈聖哲芳規〉還是〈狂愚覆轍〉的插圖，都未能更形象地區分勵精圖治和倒行逆施的帝王，除了考慮張居基於教育作用而採取恭順之帝王形象的人為因素，¹⁰也可能因受限於刻本版面的尺寸，影響了表現細節的選擇。

關於畫中主角單腳盤起坐姿的理解，林麗江指出明代版畫《日記故事》與《秦併六國平話》中的唐太宗與秦始皇以一腿盤起之姿，表現帝王的威儀。¹¹而在宋人〈無款人物〉（圖5）、元人〈畫四孝圖〉（圖6）以及模仿〈無款人物〉的〈清乾隆是一是二圖〉（北京故宮藏），主角單腿盤起坐姿表現的是文人閒適之情。

儘管〈折檻圖〉為描繪君王聽勸諫的歷史故實，君主形象的表現並不具有肖像性的考量。同樣描述君王遇到忤逆意見、發怒，最後轉而聽諫之〈卻坐圖〉是端坐威嚴，表情肅穆的漢文帝，並未刻意刻畫其怒氣沖天。反而是漢成帝除了單腿盤起展露霸氣以外，臉部以及其他的肢體語言，在在顯示其高漲的怒氣。似乎以漢成帝為主角的繪畫作品中，不論故事寓意正面與否，他大多以負面形象出現。

朱雲折檻發生於漢成帝鴻嘉年間以前，當時他仍是班彪所述「博覽古今，容受直辭」的君主。然而，在〈折檻圖〉中，皇帝聽從諫言，結局可說正面，畫中卻以虎背熊腰的莽漢形象呈現漢成帝，令人疑惑為何未採取更具帝王威儀的描繪。

這種對漢成帝的負面塑造在其他作品中亦有表現。如東晉顧愷之（約348-409）〈女史箴圖〉（圖7，大英博物館〔British Museum〕藏）唐代摹本中的「班姬辭輦」一段，漢成帝接受班婕妤建議，畫中卻刻意描繪他頻頻回望班婕妤，似表現出剪不斷的情絲，與《漢書》「上善其

言而止」的紀錄相去甚遠。畫中轎夫的神情和姿態甚至可能暗示了民不聊生的現實。據《漢書》記載，班姬辭輦事發生在班婕妤尚未失寵，屬於漢成帝鴻嘉年前的事，但漢成帝仍以負面形象現身。

這樣的表現並非孤例，北魏時期（386-534）



圖5 宋人 無款人物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61



圖6 元人 畫四孝圖 卷 陸續懷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544



圖7 東晉 傅顧愷之 女史箴圖 卷 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：https://www.britishmuseum.org/collection/object/A_1903-0408-0-1 (©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. CC BY-NC-SA 4.0)，檢索日期：2024年11月1日。



圖8 北魏 司馬金龍墓 人物漆屏 局部 山西大同市博物館藏 取自《維基百科》：<https://reurl.cc/O5qmE9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4年11月1日。

司馬金龍(?-484)墓隨葬人物漆屏，目前留存的殘件上有「班姬辭輦」一段，同樣採取乘坐在轎輦上的君王回望班婕妤的描繪模式(圖8)。讚揚宮中女性的品德、舉止進退並不必然需要貶抑皇帝，然而，畫家筆下的班姬辭輦故實，卻是將漢成帝塑造成被勉強接受建議的樣態。司馬金龍墓人物漆屏上榜題文字寫著：「班婕妤者，

班彪姑也。成帝初即選入後宮……」分析這段文字記述可推知，撰寫者綜合了《漢書》的〈本紀〉以及〈外戚傳〉內容，班彪在〈本紀〉中對於漢成帝一朝的評論框架，顯然很早就廣為流傳、深植人心。中國歷來有以衣著、表情等圖像要素表現對帝王褒貶或傳達政治正統的傳統，¹²上述幾種文物的漢成帝圖像可窺一二。

此外還有一件三國東吳朱然墓(182-249)中出土的漆器食案，一般認為應是來自東吳皇家的賞賜品，¹³案面上是所謂「宮闈宴樂圖」，描繪帝王、貴族宴飲縱樂的圖像(圖9)，畫面描繪出帷帳內皇帝對二嬪妃左擁右抱之姿，皇后則在帳外與他人同坐，肢體動作顯示飽受騷擾而躲避。席間上方身分地位較高的人物，亦著重描繪男女肢體接觸。周方、代詩寶推測此圖描繪的帝后嬪妃，是漢成帝、被廢黜的許皇后以及受寵幸的趙飛燕姊妹形象，並提出此「宮闈宴樂圖」圖繪宴樂場面上描繪的失序、失禮，欲從負面的角度傳達其勸戒意涵。¹⁴儘管兩漢皇



圖9 三國東吳 朱然墓出土漆案 局部 取自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、馬鞍山市博物館編著，《馬鞍山文物聚珍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6，頁70、73、80。

帝在皇后之外有兩個以上寵妃的並不少，但漢成帝確實是最容易被對號入座的一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畫中人物幾乎有榜題，帷帳內最重要的皇帝與兩位寵妃卻沒有榜題闡明身份。筆者

以為「宮闈宴樂圖」原型可能來自於漢成帝的相關事蹟，不過「宮闈宴樂圖」漆案隱匿主角身分，使之成為更具普遍性的帝王縱樂圖像。「宮闈宴樂圖」有如漢成帝所見到的紂王妲己屏

風，在日常器用上刻畫帝王事蹟，以為勸諫提醒，只不過圖像表現不如〈女史箴圖〉這樣的正面闡述，而是遊走在灰色地帶的視覺表現。

小結：做好事的壞人？做壞事的好人？

被視為道德典範的圖像，通常承載「見賢思齊，見不賢而內自省」的期許。郭若虛在《圖畫見聞誌·敘自古規鑒》引用古代例子說明圖畫的規諫作用，包括「指鑒賢愚，發明治亂」。¹⁵以漢成帝見到的紂王妲己屏風畫，班伯對紂王「眾惡歸之」的解釋，凸顯了「見不賢而內自省」主角在圖像表現上經常有意誇大、醜化其負面事蹟的傾向。

正因如此，文獻裡漢成帝正反面兼具的複雜

形象，被圖像逐步簡化為單一的負面形象。〈折檻圖〉中漢成帝以非典型的草莽氣息展現出怒不可遏的情緒，這在傳統道德勸諫敘事中顯得異常而耐人尋味。畫家以強烈視覺反差來扁平化君王形象，令漢成帝從複雜的歷史人物轉化為道德教化的單純象徵，進而產生一種「反常」的勸諫效果。這種處理可能是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表達：即使是看似粗俗、莽漢般的君主，也能接納異見，從而達成更強烈的教育效果。

這種扁平化的手法或許可以視為畫家對文本的「超譯」，將帝王形象融入故實敘事之中，使〈折檻圖〉超越了對歷史人物故事的單純再現，成為後世鑑賞者反思理想君主特質的視覺參照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1. 石守謙，〈南宋的兩種規諫畫〉，《風格與世變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120-127。
 2. （宋）郭若虛，《圖畫見聞誌》，收入盧輔聖編，《中國書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3），冊1，頁467。
 3. （漢）班固，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），卷10，〈成帝本紀〉，頁329。
 4. （宋）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（北京：古籍出版社，1956），卷33，〈漢紀〉，頁1051；呂思勉，《秦漢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184。
 5. 石守謙，〈南宋的兩種規諫畫〉，頁124。
 6. （漢）班固，《漢書》，卷97，〈外戚傳〉，頁3983。
 7. （漢）班固，《漢書》，卷100，〈敘傳〉，頁4200-4201。
 8. （漢）班固，《漢書》，卷36，〈楚元王傳〉，頁1957-1958。
 9. 錢穆，〈劉向歆父子年譜〉，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5），頁50。
 10. 林麗江，〈晚明規諫版畫《帝鑑圖說》之研究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3卷2期（2015.12），頁83-142。
 11. 林麗江，〈晚明規諫版畫《帝鑑圖說》之研究〉，頁112。
 12. 陳保真，〈圖畫如歷史——傳聞立本〈十三帝王圖〉和相關議題的研究〉，《圖畫如歷史》（臺北：石頭出版社，2015），頁82-113。
 13. 楊泓，〈三國考古的新發現——讀朱然墓簡報札記〉，《文物》，1986年4期，頁16-24。
 14. 周方、代詩寶，〈興廢之鑑——三國東吳朱然墓「宮闈宴樂圖」漆案探究〉，《古代美術史》，2021年4期，頁69-76。
 15. （宋）郭若虛，《圖畫見聞誌》，頁466-467。
-